

洪素麗 著

夢旅行

與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夢與旅行 / 洪素麗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
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經
銷，民81
面；公分。-- (散文集合；24)
ISBN 957-622-206-0(平裝)

855

81003251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散文集合24●

ISBN-957-622-206-0

夢與旅行

作　　者／洪素麗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 行 人／程顯灝

印 刷／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監／林蔚穎

電 話／(02)9868421 9811187

編 審／張榮森

總 經 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出 版 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製 作 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 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電 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傳 真／(02)2409284

傳 真／(02)7024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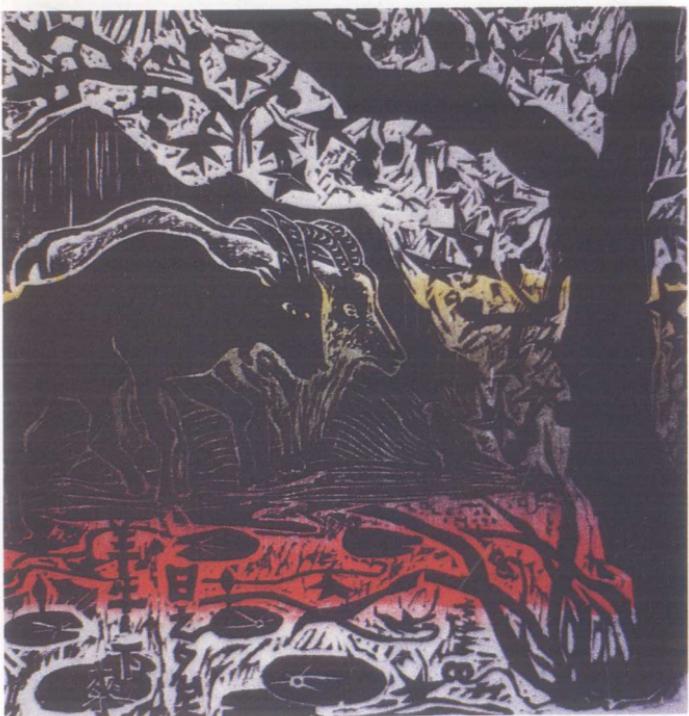
初 版／中華民國81年7月
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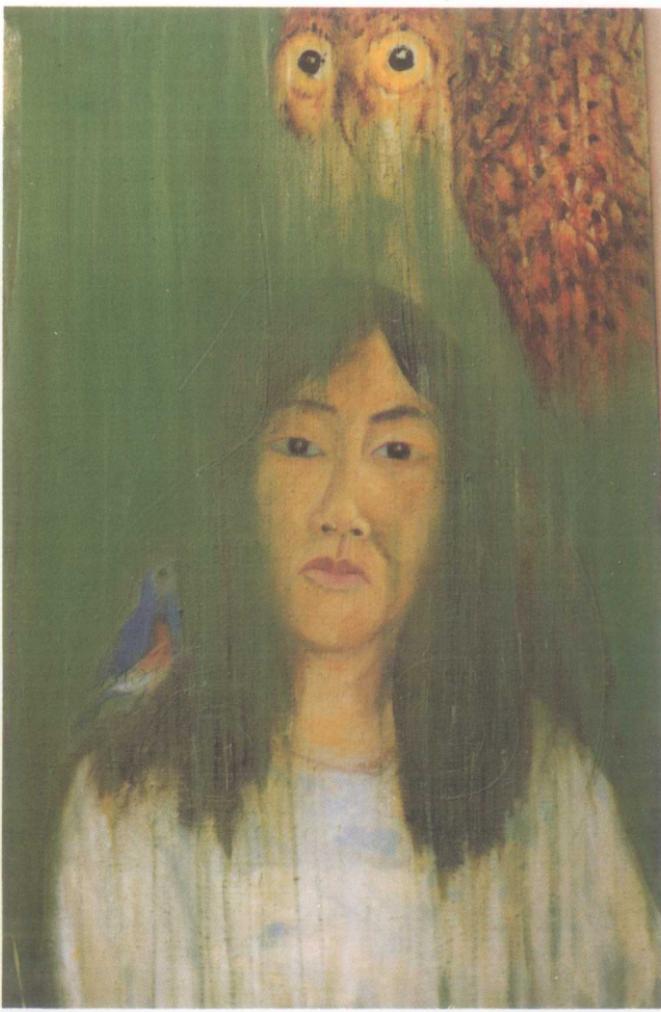
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定 價／新台幣1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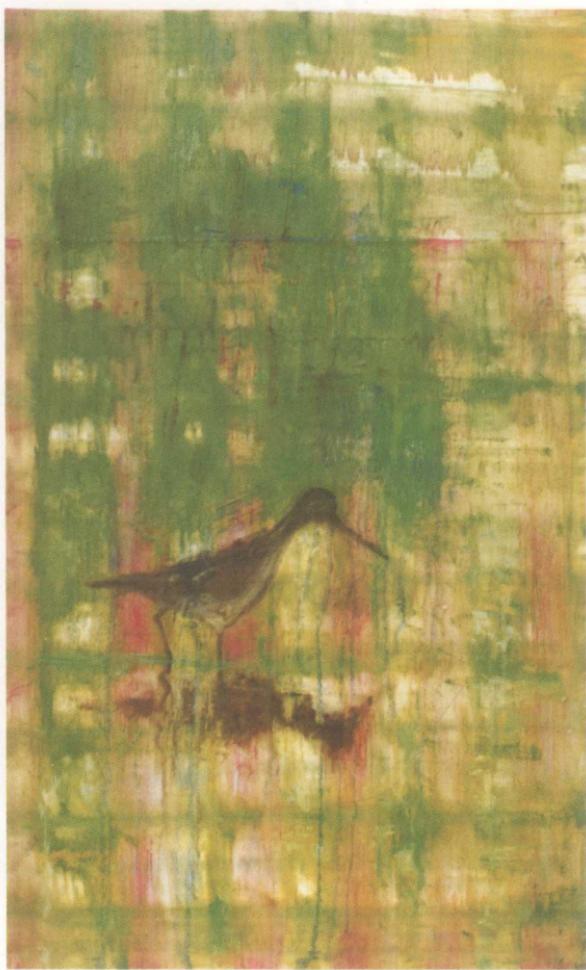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• 曰 夕 •



• 黑夜的眼睛 •



•岸 鳥•



• 燈籠花 •

舊
居
旅
行

(芝士電影)

迷途的鳥，放生的鳥

散文集《夢與旅行》代序

春分時，太陽直射赤道，開始往北半球移行。

我的羽翼開始失重。散布在赤道兩邊的列島群島，曾是我一年一度移棲的渡冬區，紅樹林密佈每一條妖嬈的河口海岸帶，寂靜駕臨廣闊鬱深的雨林上空。高溫與溼熱持續。而我的羽翅傾斜。島嶼不是熟悉的家鄉。

我喜歡讓自己迷失於探險的光榮裡——旅行的探險，或地圖的探險。當然也包括

人心的探險，藝術境界的探險。我也熱切地注目著島鄉崎嶇民主路途的探險，危殆驚險的行旅中，終點的亮光與澄美，補償了任何血腥昂貴的代價。我對人生的祈望，有時不免悲觀，但從未絕望。地球與人類，終究會到達和諧一致的彼岸。我如此深信。

許地山的小說裡描述的本命鳥，放生池；約瑟夫·康拉德描繪了一個令人愉快的神秘的空曠的地方，——裡面有一條巨大的河流，像一條伸展著身體的蟒蛇，頭部在海中，休息的身軀曲折起伏伸延到一個空曠的國家，而尾部則失落在土地的深淵裡。——一個黑暗的心，謀叛的地圖。

三島由紀夫則洞察著「灰暗的天空，瑟瑟的竹葉聲，杜鵑花上爬行的瓢蟲……；所有的東西依其本位，各自存在」。

朱鸚伸開腥紅羽翅，抖顫黑色的身軀，向燦綠色的山谷滑翔而去，像一朶無風飄落的亞熱帶紅瓣黑心的花朵。藍鵲七、八隻，拖著長尾緩行於牛樟與香楠混生樹林的上端，和暮色一起冉冉下降。哈盆溪打了一個旋彎的綠色林坡。

在廿世紀末的人類的命運裡，我經常迷失。雖然黑夜很具體，很清晰，但是自我的原點，卻總是若即若離。我以不斷的旅行來變換永無休止的夢境；以不斷的迷途來延續旅行的終點。夢與旅行，是我對進退失據的人生的一個依憑。文學與藝術，則是我的夢的行旅中，原始經歷的投訴，蠻荒叫聲的回響。

生與死，人生的真相對我仍遙不可及。「所有的東西依其本相，各自存在」，命令鳥與放生池。黑暗的心，與崩潰的版圖。我們的智慧，仍對人生無法有全盤的理解。那就是說，人生真相是多面的，變動的，一花一沙都可以是一個真相，一個境界；那麼，一場人生，就是一個諸相與時間的總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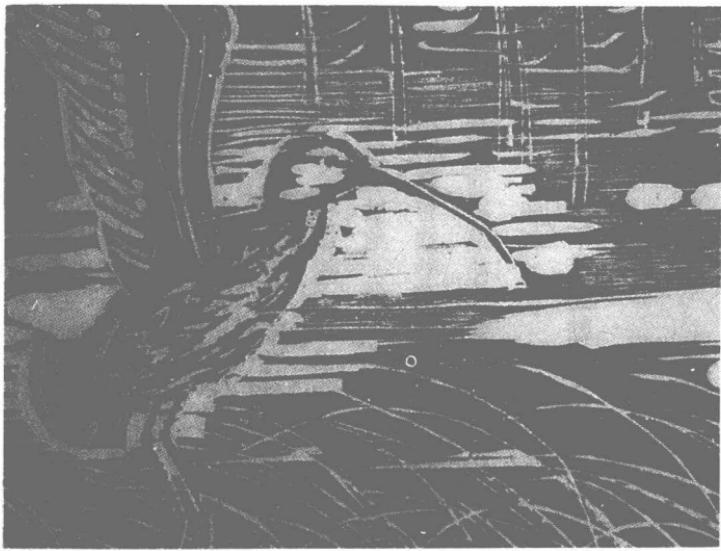
謎題仍然很多。答案也不斷在翻新。

我在廿世紀末的行旅中，輕輕把自己迷失，毅然游入放生的江湖。
世界會因而不斷擴展。我們的夢境也因而延長。

春分時候，火鶴紛飛赤道大陸的河灣。島嶼列隊返航。旅程沒有止境，夢中是應接不暇，澎湃的綠。我心愉悦。呈現給您，這一本新書。希望您喜歡。摯愛的伙伴們！

佐士野也

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 寫於北美春日



•風鳥•

溯溪的鮭魚

序洪素麗散文集《夢與旅行》／吳錦發

◆〔二〕

感覺上，洪素麗總像定時返鄉的鮭魚一般，每當我不經意地在心裡叨念著：「該是回來的時候了吧？」很奇異地，就會適時接到她的信或電話，告訴我：「我就要返鄉了！」言辭字句中洋溢著興奮難掩的情緒，信紙上的字寫得龍飛鳳舞，就像在跳舞一般。

更多的時候，我是在極突然的狀況下接到她的電話：

「我已經回來了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就在高雄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馬上過去看你！」

「啊！」

「見面再談！」

咔嚓！電話掛斷了，我還楞坐在電話機旁，她就帶著她的寶貝兒子坐著計程車殺奔過來了，於是，我一整天的計劃便得隨著重新調整。

這就是洪素麗，她幹什麼事，似乎都是隨興之所致，翩然而來，翩然而去，前一天還在我家談藝術，談人生，教我練氣功，她一家（先生不常出席）和我一家搞得水乳交融，正想好好招待她幾天，第二天早上卻又接到了電話：

「我現在人在台中大肚溪附近，和朋友正要趕去看野鳥。」

然後，她又要失蹤好幾天，直到我接到下一通電話為止，我才會知道她人在那裡。

*

*

*

因為我熟知她這種個性，所以我看著她這本書第一卷的四篇旅遊文章，一點也不感到訝異，她可以一家人猛然跳進埃及人載著甘蔗葉的小馬車上逛街，也可以一時興起直殺到市郊外年輕埃及商人的家，不經討價，馬上買一大堆物件禮品，還差點以一

百二十五頭駱駝的代價，把自己賣掉。四十五公斤不到的體重，能被人出到一百二十五頭駱駝的「價錢」，她自然會感到飄飄然，像齊人「驕其妻妾」一般跑去「驕其洋洋丈夫」。

遊完埃及、以色列，張開翅膀一飛，又到了中國大陸，在古老的中國上空盤旋一圈，再把翅膀一傾，飛掠到日本的淺草、岩手、伊豆半島，去和芥川、石川啄木、川端康成作浪漫細膩的心靈對話。

遊記之難寫在於容易流於形式，或成爲記流水帳，或爲瑣屑繁雜小事所困，一篇文章寫下來變得婆婆媽媽，「力さくこゝろゝく」牽牽絆絆，洪素麗的這四篇遊記文章卻一點也不侷於這老陳的格局，她的文章因著她喜歡「隨興」的性格，使得她的遊記像河流一般多變，偶而如湍急的灘流般急切，偶而又如彎流捲成的河泊一般沈穩莫測高深，當讀者還在爲她文章中的哲理回味思索的時候，下一段它卻又變成了瀑布，嘩嘩而下的水幕氣勢十足，然後它又成了竹林夾岸下的緩流，靜靜地，無聲無息地，上面偶而漂上幾片落葉，帶著幾分禪味……。

這樣描述，也許有人要誤會洪素麗和三毛一樣，是喜歡、習慣於把生命當作「漂泊」來「浪漫化」它的人了！其實不然，從我對洪素麗的瞭解，她充其量只能被稱為像「風箏」的女人，再怎麼喜歡飛揚，再怎麼羨慕藍天的遼闊，這風箏始終有一條線緊緊和底下的大地綁繫著。

一旦這線被扯斷了，這風箏必然墜落下來，她常告訴我，過了五十歲她一定要回來台灣定居，她要在鄉下買塊地，自己蓋座瓦屋，像一般台灣村婦一般，將她的生命「始終在台灣土地上」。
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一點開玩笑的表情也沒有，我明白她說「等到五十歲以後」的意思，那時候兒子長大了，他可以隨自己的意思生活去，她則要把美國丈夫「帶回來」住，她說：「如果他不願意也可以，他住美國，我住台灣，我們可以像年輕時代重新戀愛，定期見見面。」

*

*

*

這是洪素麗性格的另一面，浪漫中又不失樸質踏實，和她相處的多年中，我從不探問她出生的家庭，我只知道她是高雄哈瑪星人，父親年輕時代經營漁船公司，剩下的一概不知。

她不說，我也不願意問。

直到現在看到這本書裡〈雪山翻白草〉這篇文章，我才對她的家族有進一步的瞭解。

雖然用那麼平淡的筆，卻把她和「多桑」之間的感情描寫得如此動人，讀著讀著一顆心像是剎時被什麼絞緊了，眼淚不自禁地便流了下來。

似乎特別專長於描寫刻劃人物，〈甘蔗林颯颯風吹〉是描述她大學老師臺靜農的故事，和〈雪山翻白草〉對仗起來看，一寫恩師一寫慈父，但同樣用了極深的感情來寫，認真說起來，她把父親寫得像老師，把老師寫得像父親，寫父寫師，她卻從最細微平凡的日常生活細節著墨，使得她筆下刻劃的父親、老師栩栩如生，感人肺腑，就像活生生站在我們眼前，光這兩篇文字便可看出洪素麗對台灣鄉土用情之深，不但對鄉土的物，也對鄉土上的人，不，這樣說仍不正確，她基本上就是台灣鄉土的一部份，台灣鄉土也是她的一部份，如同俄羅斯母土是夏卡爾的一部份一般，我不知道如果把台灣鄉土情感從洪素麗的生命中抽去，她將會剩下什麼？

收編在這本書第二卷的十一篇作品，洪素麗或用寫實，或用象徵主義的筆法，把她對台灣母土的全部感情貫注到她的作品之中了，這就是她不同於三毛，不同於席慕

蓉的地方。

◆〔三〕

一九八八年夏天，我會到美國旅遊演講，在紐約停留了四、五天，那五天就在洪素麗家打地舖，白天，她硬拉著我到紐約著名的博物館看畫，去得最多趟的要數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」，我生平第一次在那兒看到了最「崇拜」的幾個畫家如梵谷、莫蒂尼安尼、夏卡爾等人的畫作真跡，我說「崇拜」意思就是我非常「喜歡」他們的畫，至於他們的畫好在那裡？功力到達什麼樣的境界？我其實是一竅不通的，但是洪素麗看著她（他）們的畫，卻顯得異常興奮和激動，不停地向我數說這些畫家的生平，他們的生命觀，他們畫畫的筆法，她們畫中的意境，從五樓到一樓，大都會博物館內展出著幾百張的世界名畫，每一張都是藝術的瑰寶，中國最有名的畫家齊白石、徐悲鴻的畫，還只夠資格擺在一樓偏房的展覽室裡。

就是那一次，我領教了洪素麗在藝術知識上的淵博和深入。她不是學院派的藝評家，她本身和她的先生斯碧峰都是非常傑出的畫家，以畫家的身份談畫家，顯得格外深入，格外接近創作者的本心，甚至，可以這麼說吧，她更明白這些畫家在創作過程